

冰雪东北行

□ 王晓

东北的年是在雪地里翻滚的年，是大火炕上暖暖的年。春节假期就去冰天雪地里走一程吧

好不容易买齐了票，去坐飞机二等舱，回来火车硬座，这是能买到的最经济实惠的票了，真正是抢啊，下手慢点直接没机会。此时距离过年还有一个多半月的时间。东北行已是板上钉钉的事了。

首先想看的是旅顺港口。大连属辽地，与我的故乡隔着千山万水，却机缘巧合走进我心里。我的堂哥初中毕业，干了两年农活后，不甘，出去当兵了，去的地方就是大连旅顺口，当的是海军。堂哥邮寄回家的照片上，一身海魂衫，站在军舰上，帽子上的两根飘带飞起来，英俊潇洒极了。他把旅顺这个地名深深嵌在没见过海的平原少女心里。这还不算，堂哥探亲回来，还带回来自白无瑕的珊瑚、硕大坚硬的海螺，旅顺成了我们村里孩子最向往的地方。堂哥在部队转了志愿兵，按规定可以结婚，小嫂子是幼儿园老师，懂得浪

漫，婚在旅顺口结，婚纱照在海边拍，裸露的黑色岩石、洁白的婚纱、橙色的夕阳、醉了的新娘，关于爱之美的启蒙，与旅顺这个地方密不可分。我一直有个心愿，要去旅顺口看看，一个在庸常生活之外带给人美好向往的地方。

我想从旅顺火车站开始旅行。这个1902年修建的火车站，现在仍然在使用，客货运输十分方便，坐着这不急不忙的列车，感受一段并未远去的历史。

坐火车到了大连，一定要去那里最大的批发市场大菜市逛逛。去一座城市旅行，菜市场无疑是最接地气的地方，可以让你迅速发现这座城市的特产和特色。走进菜市场就能感受到人间烟火扑面而来，看着一群人与另一群人因生活讨价还价，你有再多的矫情都会掉在地上。

还想去看哈尔滨。一直神往哈尔滨的

圣索菲亚教堂。看过很多在此取景的电影、电视剧，比如《悬崖》，两三年前的热门剧，剧情跌宕起伏，背景是抗战时期的哈尔滨。片头以及剧中，多次出现这个教堂，洋葱头，一色的清水红砖，原是沙俄侵入哈尔滨时为稳定远离家乡士兵的军心而建，到如今，教堂所有建筑构件，一砖一瓦还是老物件，成为哈尔滨独具情调的人文景观。

对一个暂时没有出国打算的吃货来说，红肠、大列巴面包、红菜汤、高加索风味的鸡块……这些一定要尝尝。品尝俄式菜，不仅仅是享受口福，更多的是感受哈尔滨独特的城市风情。

我们到一个地方旅行，少有一而再的机会，一辈子可能只去一次，趁着年假，去则安之，该玩的都玩个遍，好好放松身心，犒劳旧年的辛劳，积蓄为新的一年努力的力量。

旅途 JOURNEY



欢乐寒假

周海军摄

奶奶的小人书

□ 李方圆

动人，手工绘画也是漂亮，我总是百看不厌，还常常照着书画画。”

“大哥的儿子与我年纪相仿，那时他常常来书房捣乱，抢我的书看，甚至把书房锁起来，不让我看。”奶奶说，为不被人打扰，她常常一个人躲在书房的桌底下看书，好几次都被锁在书房内过夜。

每次谈到小人书，奶奶都会把木箱子里的小人书一本本拿出来给我观赏，说道：“这些小人书都是我70年代以后买的，原本我出嫁的时候还坚持带了好几箱小人书到娘家。1951年起我工作后，又零零散散买了很多本，虽然一本小人书只要几角钱，加起来也买了上千本。”老人峰回路转，叹息道：“可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后，我大儿子小刚参加了红卫兵，那时候说要破‘四旧’，于是小刚带人把家里的书全都搬走了，一本都没有留下，还摆在城墙边的鱼棚里焚烧，书烧完后的灰烬都有一米多高啊，这件事我难过了很

久，一个月没跟我大儿子说过话……”

奶奶告诉我，小人书从绘画角度上看有木刻、水彩、钢笔线描、铅笔素描等，到后来大多是电影的真人摄影了。“你看，这钢笔线描《威廉·退尔》、铅笔线描《茶花女》都是精品之作。”

因为她一直都以收藏小人书为乐，常有人慕名来家中拜访，有些人以借书为名把书拿走就没有还回来过。

时光荏苒，小人书的时代再也不回来了。近几年小人书成为古玩市场的抢手货，很多人来家里买书，奶奶不舍得卖，因为在她看来那一本本手掌大小的不仅仅书，更是她一生的记录，承载着她许多美好的回忆。奶奶不卖书，便有人来家里偷书，“好几次因外出而遭到小偷的光顾，现在仍收藏完好的小人书也只有两百本左右了。”奶奶珍惜地抚摸着小人书，这原价只是几分钱、几角钱的小人书在她眼中比任何物品都珍贵，因为它们是陪她共度余生的老朋友。

农家晒冬忙

□ 梁惠婷

门前的竹杠上晒太阳，还拿一条木棍轻轻地拍打一番，拍掉被芯上的灰尘。

冬阳融融的日子，家家门前晒被芯，那情景蔚为壮观。雪白的棉花里，蕴藏着一个寒冬里温暖的美梦。而洗被套是女人们的事。村里的巧妇们都不约而同地来到村前的老井旁浆洗被套。她们手脚麻利地打水，浸泡，搓洗，然后把被子铺在村前小山坡的灌木丛上晾晒。一时间，小山坡上铺满了花花绿绿的被子，让冬天萧索的小山坡顿时姹紫嫣红起来。

被套的被面上，印着各种各样的图案，一律都是欢欢喜喜热闹闹，透着俗世的美好，寄托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愿望。有的被面上开着大团大团的花，牡丹或芍药，花朵硕大无比，花瓣儿开得恨不得掉下来，寓意“花开富贵”；有的印着喜鹊朝阳，站

在花枝上，尾巴拖得长长的，被面的底色，大红或大绿，耀眼得很，寓意“喜鹊报喜”；有的印着一对一对的鸳鸯，在明净的湖里戏水，意为“鸳鸯戏水”……这些都舒展在阳光下。阳光掉在被面上，“嘭”地开了花，小山坡上，仿佛一切都变成了真的，仿佛花朵真的在盛开，狠着劲地开放，花香萦绕，喜鹊在枝头叫得正欢，龙凤在盘绕，鸳鸯在追逐……软绵绵的阳光照着，俗世的日子，在棉被里安好。

趁着冬日的好阳光，家家户户喜晒丰收成果，构成一幅幅美丽的“晒冬图”。金灿灿的稻谷像碎金子一般铺满屋顶楼面，竹匾上铺满了金黄色的黄豆、像翡翠一般的绿豆、红艳艳的辣椒，就像五彩斑斓的调色板。窗前挂着玉米棒，门前的地面上晒着南瓜、红薯。东家的大娘手巧，腌了鸡

走近皎然的诗意图

□ 解黎晴

沧海和桑田，也许就是想过和见过之间的距离

“西寻仙人渚，误入桃花穴。风吹花片使我迷，时闻山惊踏雪。”这是南朝宋诗人谢灵运十世孙、中唐诗僧皎然在灵澈人的陪伴下，寻访、吟咏仙人溪的名诗。

仙人溪隐秀于湖南省桃源县兴隆街乡的仙掌岩下。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》云：“仙人岩在关下山东南十五里，新湘溪水经其东，旁有仙掌岩，仙掌之迹存焉。”今天，仙人溪虽是神仙憩游之境，更是黄金采掘之地。

黄金，国之重器，民之瑰宝。自古至今，欲将价值连城的奇货可居者众。仙人溪从紫云山奔涌五十里水路投入沅江怀抱的长滩称为仙人滩，亦是黄金深藏、开挖的宝地之一。听说每年汛期刚过，淘金者便聚集在仙人滩上，挖金的铁船一只接着一只排开，白昼机器轰鸣，夜晚灯火通明，构成沅江别样的风景。

已过深冬，我却走近皎然笔下的诗意图。

沿着长长的跳板，登上在沅江中流源源地吞吐着砂石的铁船，淘金者对我这不速之客瞥了一眼。我不在乎素昧平生的冷淡，仔细观察横在江心的淘金船——由厚重的铁板和粗硬的钢条焊接而成，两个并排连接的狭长的方形浮筒便是船身，近百个挖砂斗如链环环相扣，平行地架设在浮筒间隔的一道窄缝中，它一头伸入水底，一头爬在船头的机座上。通过动力的牵引，河砂、鹅卵石从江底一斗斗挖出，又倒入集砂斗中，其工作原理和老式的水车相似，只不过“车”上来的大大小小的鹅卵石重重地撞击着钢板，发出刺耳的声响。穿过钢缆密布的“车间”来到船头，哗啦的水声，鹅卵石的撞击声，柴油机的轰鸣声此起彼伏，好像置身在万锤敲击的铜鼓阵中。

河砂倾倒在集砂斗下的铁栅栏里，鹅卵石便隔在栏外重入奔流的江河，剩下的粗砂通过钢网的筛选被水冲入一块斜置的长木板上——均匀横列着细长的木板初看似洗衣的搓板，又像被封死的百叶窗。经水的冲刷和木板的震动，粗砂粒和细卵石又被淘汰，含有黄金的矿砂便被一根根细密的木条挡住。过了一会，淘金者将机器停住，把黑砂抓入开口向上的瓦房屋顶里的樟木筛中，“房顶”里的矿砂在多次淘洗和震动下逐渐分层析出，木筛一角比芝麻还细小的一丁点砂金便点缀在乌黑的细砂间，锃亮，金黄！

淘金工见我并无“歹意”，便逐渐消除了戒备，还忙里偷闲地告诉我，每天可淘八至十克砂金，如果运气好的话，二三十克砂金便能进入腰包。仙人溪这一带挖出来还没有提炼的砂金，纯度都在百分之九十四还往上涨哩！

听着淘金工心满意足的话语，我的双脚随着他朝船尾走去。但见塑料雨布笼罩的船篷里，既是工车间，又是卧室兼厨房，且不说空间的拥挤和光线的昏暗，最令人窒息的，莫过于终日忍受鹅卵石撞击铁板的嘈杂的噪音，和柴油机拼尽全力的疯狂的轰鸣。我非常佩服这群淘金工在艰难、恶劣的环境里坚忍不拔的精神，船篷内，就有一位显然极度疲惫的淘金工，连湿漉漉的衣服都来不及脱掉便倒在船里呼呼大睡，如雷的鼾声呼应着船篷外的喧闹！寒气袭人的船上，竟见到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只穿了一条短裤在风里浪里不停地忙碌！

庞大横列的机船和零星散布在矿砂中的黄金一起跃入眼帘，构成极大的反差！面对悠悠沅水，我不觉沉思起来……

是否还能继续走近皎然的诗意图呢？

